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T5236.07 / 7282

6



廣文選卷第三十六

書上

與范宣子書

鄭公孫僑子產

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宮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慈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貽子產書

晉羊舌肸叔向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紆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怠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

典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所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絕秦書

晉呂相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亦悔于歟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  
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  
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  
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  
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  
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  
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抗亂我同盟傾覆我國  
家我襄公未亡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  
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  
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  
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

我螫賊以來蕩摧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  
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  
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  
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  
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  
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  
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  
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  
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  
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  
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



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  
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  
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  
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  
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  
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  
以退豈敢徵亂君若不施太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  
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遺燕將書

齊魯仲連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

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  
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  
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  
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  
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  
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  
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  
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  
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  
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  
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



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  
歸心今公文又以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黑翟之守也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已見於天  
下矣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  
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  
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  
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已亦捐燕  
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曹衛世世稱孤與  
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  
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  
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

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  
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  
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况  
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  
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  
過而爲五伯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管子爲魯將三  
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  
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  
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霸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  
任技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  
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



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  
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  
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  
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遺樂毅書

燕惠王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  
肖明矣敢端或作揣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  
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  
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  
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  
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

寡人必有罪矣雖然竄心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  
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掩人之邪者厚  
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  
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  
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  
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  
君有失厚之累於君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  
家之有垣墻所以人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  
未為通計也怨惡不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  
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  
子之累也然則不肖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



傷於高而溥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言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異辭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或作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

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與淮南王書

漢薄昭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王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



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十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  
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家真定皇帝不許使  
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脩貢職  
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  
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  
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  
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  
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  
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  
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  
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

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  
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劔之任賤王侯之位  
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  
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  
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朝食於大王之手明  
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  
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韓王亡代高帝奪之  
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  
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  
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  
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



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各出入殿門者衛尉  
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詎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  
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  
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  
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  
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  
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  
行多不軌追念罪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  
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  
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  
可追已

報李陵書

蘇武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  
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軟朝  
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  
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  
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黃金之利不以滑  
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  
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承拯贖得使入  
湯之禽復假羽毛別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  
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况於家室孤  
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



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  
之封求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  
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既重遺義當順承本為一體  
今為異俗余歸漢室予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  
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出焉越鳥  
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與蓋寬饒書

王吉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  
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  
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  
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

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  
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  
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  
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  
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  
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唯裁省覽

遺公孫貸良書

漢鄒長倩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  
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  
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蒲一故書題遺之



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  
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五絲為纒倍纒為升倍升為緘倍緘為紀倍紀為纒倍  
纒為棊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  
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  
棊撲滿者以土為器以畜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  
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  
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歟故  
贈君撲滿一枚倚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  
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遺李軼書

漢馮異公孫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  
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  
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觀存亡之符見興廢之事  
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  
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又豈能居一隅哉今  
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  
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雷雪經營河北方今  
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  
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  
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

與楊廣書

馬援



春卿無志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接間還長安因留上林  
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居背畔為天下表  
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  
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自謂函  
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素知季孟孝  
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  
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  
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  
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  
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  
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

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  
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  
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  
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  
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  
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  
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  
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媮  
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  
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



急賜報

與隗囂書

漢竇融周公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危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之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入管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

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誠馬廖訓子弟書

漢楊恪子山



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毋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漢興諸侯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爲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旣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世可爲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

誠竇憲書

崔駰

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求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因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郊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



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與梁商書

李固 二首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則

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憚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固窮路而未  
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群下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采微賤宜子之人進御  
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王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為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  
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



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  
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  
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  
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  
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  
外戚允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固狂夫下愚不達大  
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况受顧遇而容不盡乎

與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蓋君  
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樓谷擬迹巢由斯

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  
聞語曰峽峽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  
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  
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項徵  
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  
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  
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規竇武書

漢盧植子幹

植聞竇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



子之情夫士立學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且爽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下筮令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求外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

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答陳琳書

魏臧洪子原

洪隔閭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詔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恠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者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固將以救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辯訟是非



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  
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  
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  
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  
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  
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  
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  
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  
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違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  
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俟此二者  
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

踈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  
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  
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噴  
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  
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  
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研  
刺瀆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  
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  
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切  
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  
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



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  
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  
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  
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  
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  
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  
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  
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  
破家均君主人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  
垂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  
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垂

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  
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  
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  
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  
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  
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  
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  
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  
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如飛  
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  
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



夫何嫌哉况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  
微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  
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  
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與公孫瓚書

魏袁紹本初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  
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比  
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  
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  
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  
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

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  
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  
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  
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  
馬控弦處我泚上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  
發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  
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眾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  
遂陵躡奔北因壘飽穀此非天威斐謔福豐有禮之符  
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蟬賊以焚蕪  
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  
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



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  
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  
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  
言僕旣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  
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  
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  
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  
二三其德強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  
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  
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桓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  
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

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  
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  
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  
會翹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  
之前行乃界橋塞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  
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  
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逐含光毳影寂爾無聞卒臻屠  
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  
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  
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  
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



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吐而等之  
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  
聞

獻袁譚書

魏審配 正南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  
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  
君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踈一也是  
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文欷歔而行叔牙之鳩  
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瞶而立輒  
蒯瞶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  
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求

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  
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  
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  
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  
聖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  
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  
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  
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  
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  
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鴈行  
賊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



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展齒輔車不  
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  
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至  
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  
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  
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  
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  
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  
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  
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  
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

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  
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  
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韶陶之役是  
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  
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  
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既以緩追之惠而乃  
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  
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必望將軍改往修  
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  
門跂踵鶴立連結外讐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  
涉血千里遺城危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



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  
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  
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  
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  
上配等亦敷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  
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珞

諫諸葛亮書

漢楊顥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  
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喘重  
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  
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

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  
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  
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  
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  
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與曹公書

蜀許靖文休

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驚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  
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  
袁術方命圯族崩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  
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  
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



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獄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夷越逢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群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未為亡虜憂悴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苑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

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侍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相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守征之任允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云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出荆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一假其年八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通逃之負泯軀九在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遺者則永銜非責入於裔土



矣昔管丘翼周杖鉞專征博濟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  
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正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  
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  
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  
之地言出於口卽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  
道卽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卽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  
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  
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  
和群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讐言必舉苟非  
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  
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



廣文選卷第三十七

與劉封書

孟達

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  
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  
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  
離親親樂患也或有因心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  
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况  
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侯禦寇楚建武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  
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  
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危則有制軍之號遠近所  
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以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



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術後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有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用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避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其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

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親受禪命虚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來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

責袁術書

漢孫伯符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討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



遵前圖卽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  
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上所以響應  
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丞宮人發掘園陵暴  
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  
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  
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魚  
然北幽劉繇決力江許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  
橐弓戢戈也今備繇旣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  
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  
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  
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

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  
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  
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  
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  
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  
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  
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  
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  
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率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  
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  
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卽尊號未之或有



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  
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  
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歧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  
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  
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  
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  
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爲爲其難者  
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立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  
天下莫得而比爲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  
家之躋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  
恩其勿履道之節而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

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  
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  
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  
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  
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  
圖緯而牽引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  
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  
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  
耳幸留神聽

與許靖書

魏王景興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



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口之別於歲月豈况悠悠歷  
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  
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  
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  
加有遭蹇之隔時間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耿耿  
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相  
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業  
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  
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  
東觀及即位之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儁之見在者豈  
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是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

夫子之清聽美叙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  
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  
之與大魏兼而兩之摠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為睽非  
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  
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  
馬貂刻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敘舊情以達聲問久闊  
情愔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  
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  
男大兒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  
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  
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



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  
之摠集覩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煙于時  
忽自以爲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  
攜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  
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  
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嘗讓上卿於李元禮  
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  
然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  
之艱辛樂酒酣讌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  
情隨以喜笑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晞故土桑梓之  
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勅

朗等使重爲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  
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  
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  
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  
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  
耀功與事並聲與勲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旣承  
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  
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敘宿昔夢想  
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  
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  
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



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  
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王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  
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諫袁術僭號書

吳孫權仲謀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  
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  
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  
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  
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橐  
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宛然有自取  
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

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  
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幼小  
脅於疆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  
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  
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  
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  
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  
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  
所敢辭

答陳思王書

吳質

信到奉所惠脫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



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迤邐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關排金門升玉堂伏櫪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旣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襟懷眷而於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憚

嫖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填簫激於並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比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櫛備夫何足視乎遠治諷集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爲劉表與袁尚書書

王粲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斯養罄無不宜其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幸仲治通內外之言造交遺之際使士民不協姦孽並作聞之謬然爲



增忿怒校尉劉馥上皇河田買等前後到荆得二月六日  
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叙事變本  
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  
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  
忘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  
商奄之軍皆所以剪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強弱之  
爭喜怒之忿也是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也今  
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  
公遺恨之直當唯曹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唯國是康  
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為隸圜圻入汙泥猶當  
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為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

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迕火與火  
相爛則焦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情峭急迷  
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  
當以大包小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  
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恨  
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  
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為主是以衆寡喁喁  
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  
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終克已復禮以從所驩  
則弱者自以為強危者自以為寧誠欲戮力長驅共獎  
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霸不足六



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則是大公墻隴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况失義以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姜氏危哉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異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表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末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

與阮步兵書

魏伏羲公表

義白蓋聞建功立勲者必以聖賢為本樂真養性者必以榮名為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榮起名則不免乎窮辱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圃或作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駑良舉足向路揔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寶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於實而爭名者或因飭虛以自矜慎於禮而莫持者或因倨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闕闔睜睜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俗以見其不羈之達又有滑稽之士糅於其間混沉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



分推其大歸綜之行軍徒可力極一喙觀盡崇朝遭清  
世邪則將吹其虛以露其實直其闇耶則將矜其貌以  
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  
而見削不如入檢而必令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  
蓋其情如舊然重膺難極管短幽容觀容相額所執各  
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蹇缺  
矣或謂吾子知不出凡器無隈奧而陶變以眩流俗善  
子者欲斤斲以拒撲惡子者欲抽鍵以鷲空虛每承此  
聲未嘗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為吾子廣推奧異端  
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  
遠君之徇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為顯夫名利者搃人

之網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為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  
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  
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唯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  
行已無育一作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食

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為奇縱體  
為逸執此不回既以恠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割練設使  
至寶咸在子身疑於國寶為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駁  
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為身害教賊  
怨布天下以此略一作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  
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潺湲又或拊腹大笑騰  
目高視形性悽張動與世乖抗風立侯蔑若無人儻獨



奇變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冲以守滿就其為懷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嘆術若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靜之度不羈於俗允諮詠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讐敵未有慈其教而不脩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厠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教外放思太玄其太言異旨殆自謂能廻天維舉地絡

觀持世之極摠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為勞役而不能煞身以當論謂財為穢累而不能割賄以見譏由是觀之其鬱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通怠惰於人檢故殊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奇才異略命世踞起徒以時昏俗亂寶沉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萎致國寶之責喪其不然而況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麟驥苟脩天雲可據動則不能龍攄虎超同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壁匿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雖美懿牽縮不隨者哉且桀士之志也遇世險巖則憂在將命值世太清則憤於匿諛欲其世平而有騁足之場時



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門  
割石索寶以吳蜀二虜巢窟未破長壽之士所當奮力  
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今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  
世思能橫出何能不因大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勝之  
策使烽燧不起於四垂羽檄不施於中夏定勳立事撫  
國寧民而飽食安卧囊懸室罄力牽於役財彫於賦養  
生之具亂於細民為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  
知病其事則經緯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為其醫  
則鍼石之巧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  
勢剪跡滅光則無四皓岳立之高豐家富室則無陶朱  
貨殖之利延年益壽則無松喬 蚺之變總論吾子所

歸義無所出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異疑夫鬱氣之下必  
有祕伏重奧之內必有積寶雖無顏氏之妙思觀恍惚  
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賴於  
肝膈而不揚之於清觀任賢智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  
聽且明智之為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為損  
舍佇而增益盈一作也張儀之志激於見劫季路晚悟滯  
在持滿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一作聲  
嚮發石乃群能獨踊無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  
不達於談者所謂挾祖奕以守宴際閉虛門以示不測  
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子  
此蓋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



廣文選卷三十一  
十二  
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略幸  
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邈在世  
表則將為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染筆附紳諮所未  
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羲白

答伏羲書

阮籍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  
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  
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  
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無  
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瓊虫所不能解也然  
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

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  
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鵲悅蓬林以翺  
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群逝斯用情各從其  
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  
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  
通或作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  
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翺翔之  
乘景躍蹠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道逍遙與日月並  
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祗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  
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摠  
玄網於大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



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  
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吾子之趨欲衒傾  
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儼膚寸之檢勞王躬  
以役物守臛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滛薄愠河漢之無根  
其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  
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憤力喻不多阮  
籍白

答車茂安書

陸雲二首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况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  
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感何可爾耶輒爲  
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

政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  
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  
泛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  
可稱名過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  
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釵成雲下釵成雨旣浸旣  
潤隨時代序也宮無滯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  
充倉庫恒實榮辱旣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  
季冬之月牧旣畢嚴霜隕而蕪葭萎林鳥祭而罽羅  
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堽密罔彌山放鷹走犬  
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  
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蚌捕魚鱸



鮪赤尾鯨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鱠鮓炙蟹鯪丞石首臠  
鯨鯨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目  
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  
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  
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  
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  
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  
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  
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  
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  
不遷變尊大夫賢姪上下當為喜慶歌舞相送勿為慮

也足下急於喻實慰且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  
一陸雲白

移大常府薦張瞻

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  
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  
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業配天地區夏既  
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  
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慮  
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陸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  
於祕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  
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覲含



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密淪虛藏器裝裳襲錦一衣  
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  
士具懷佩恨方今太清闕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  
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賴之秋  
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群望悼心若得端委  
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王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  
朝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  
帝之祀矣

與桓秘書

晉習鑿齒 彥威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權情痛惻  
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

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  
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  
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  
夕撫乘躄踏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  
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  
璪璪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  
淑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  
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  
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之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之賢乎之後吾與足下不並  
為景升乎



答桓玄論四結書

晉殷仲堪

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以適之時不同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者養志巖阿道向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人皆自賢况夫漢以劔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為寶天下大器也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為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

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宜存之遠大耳端本上源者雖不能無危而其危易持苟落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情也

遺殷浩書

王羲之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



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奇命有所自隆中  
興之業政以道勝竟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  
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  
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  
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  
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  
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  
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  
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  
督將校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  
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

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答群臣救倒懸  
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  
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  
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輔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  
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  
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  
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  
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  
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措自頃年割剝遺  
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叅夷之刑耳恐勝廣之  
憂無復日矣



與范甯書

晉徐蕃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  
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  
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  
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  
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  
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  
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  
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  
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  
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  
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喜人輿戶前吏所書  
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  
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  
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  
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  
能免此乎

報虞預書

晉賀彥先

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  
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  
逸群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諫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  
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彫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



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肉田之善秀姿質已  
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  
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  
曹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  
功不為難及也

與沈約書

晉陸厥韓卿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  
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  
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  
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約  
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

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  
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  
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  
揣情謬於玄蓄繆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  
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  
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  
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  
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  
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  
詆訶為遺恨耶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植奏書  
大明體勢之致岨嶇安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



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  
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  
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  
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  
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  
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  
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  
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  
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  
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也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  
詠史無虧於東王平子校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

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  
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  
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  
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與湘東王書

晉庾子慎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旣好文時復短詠雖是  
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  
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旣殊  
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  
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  
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



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擬但以當世之作歷方  
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  
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  
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  
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  
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  
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  
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  
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  
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  
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王徽金銑反爲拙目

所嗤也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  
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  
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  
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  
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  
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  
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第而誰每  
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確辯茲清濁使如涇  
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宋丹旣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  
知慙濫竽自耻譬斯衣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



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廣文選卷第三十七

廣文選卷第三十八

檄

告青徐檄

漢伏隆伯文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  
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  
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  
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  
於是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彤高明望旗  
消靡鐵脰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  
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  
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



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答雍雋檄

漢呂凱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皆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

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觀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相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况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愚惟將軍察焉

討桓玄檄

宋武帝

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違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荆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寔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



所神器沈辱七廟毀墜雖是夏后之懼況豷有漢之遭  
莽卓方之於茲未足爲踰自玄冥逆于今歷載彌年亢  
旱人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析  
父子乖離豈唯大東有杼軸之悲標梅有項筐之怨而  
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有孰爲可亡凡在有  
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  
夕寐宵興揆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  
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  
昶兖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  
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  
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荆楚江州刺史

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  
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人收集義士已據歷  
陽征虜參軍庾曠之等潛相連結以爲內應同力協契  
所在蠶起即日斬僞徐州刺史安成王脩青州刺史弘  
義衆旣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  
不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  
馘逋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  
而並俛眉猾豎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平乎今日之  
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旣頹之運契  
接於已替之機丹忱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求懷聘  
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



對問

答壹遂問

司馬遷

上大夫壹遂曰昔孔子為何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玉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

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對事

酈炎

客問酈炎曰吳王曷不傳子而傳兄弟四人傳者將以致國乎季扎季札不受雖有僚之立闔閭之弑春秋猶以不受爲義不致爲仁而相譚以吳之篡弑滅亡釁由季扎扎不思上放周公之攝位而下慕曹臧之謙讓名已

細矣春秋之趨豈謂尔乎炎曰夫四王之輕命致國乎季子謂其能流慶百世也季子不受內有篡煞之亂外致滅亡之禍雖知潔已之可爲不惟宗廟之絕祀其痛矣問曰周制諸侯父死子繼若扎從先私志受非所繼是浮行豈節義之謂與闔閭之欲國蓋緣扎之雅意故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今如吾子之云則君子何稱乎炎曰光知季子仁而無權故肆意焉季子不能討是則春秋所譏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子之云公羊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國政以國政辭家事衛輒拒父猶謂之可况以國治篡弑之子乎祭仲行權公羊嘉之云君可以死易生國可以存



易亡季子不然猶可善乎此蓋公羊之失非義之通者也周公誅二叔不為不仁宋穆受兄國不為不義君子急病而讓夷故踐明堂朝諸侯非榮其位為時之急也以季子之才君國子民行化四方與夫勾踐相去幾何若令向時見國危亂慕周公急時之義思先君致國之意攝政持統邁其威德奚翅遷都瑯琊尚征上國朝齊宋鄭魯衛執王之君哉孔子稱可與立道未可與權權反經而善聖之達節者也季子守節之七故非其量度乎問者因又謂炎曰古者聖人封建諸侯皆云百里取象於雷雷何取也炎曰易震為雷亦為諸侯雷震驚百里曰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三

十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震一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問者稱善

對臺詰辭

郎顛

臺詰顛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顛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



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出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與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元不得通，偏黨之私，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二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

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顛愚蔽不足以答聖問。

問

天問

屈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瞢，誰能極之？焉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



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敷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  
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悔  
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臧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  
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鮪何聽焉順欲成  
功帝何刑焉末暹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鮪夫  
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  
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  
河海何歷鮪何所管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墜地何故以  
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  
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隳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

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  
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石華何光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  
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萍  
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  
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鯨魚何所旣堆焉處羿焉蹕日  
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僊山女而  
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  
鼉鮑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  
歸歟籟而無害厥躬何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  
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昇歟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珖利决封豨是歟何獻  
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昇之歟  
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  
焉咸播秬黍莆萑是管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白蜺嬰  
弗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滅天式從橫陽離爰  
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  
鹿何以膺之鰲載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  
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  
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  
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

親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為帝  
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  
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  
得兩男子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  
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  
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于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  
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  
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  
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  
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



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  
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罪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倉鳥群飛孰使莘之列擊紂躬叔  
且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  
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  
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  
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銜何號  
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  
九合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  
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  
之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稷維元子帝何

竺之投之于冰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  
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哀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  
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  
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  
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  
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  
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  
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緇勳闔壽生少離散亡何壯  
武厲能流厥嚴彭蠡斟雉帝何享受壽求多夫何長中  
央共牧后何怒逢蠲蛾微命力何回驚女采薇鹿何佑比  
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  
荆勳作師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何還穿自問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  
上子忠名彌彰

遂古篇

江淹

僕嘗為造化篇以學古制今觸類而廣之復有此文  
兼象天問以遊思云爾

聞之遂占大火然兮水亦溟泮無涯邊兮女媧煉石補  
蒼天兮共工所觸不周山兮河洛交戰寧深淵兮黃炎  
共鬪涿鹿川兮女岐九子為氏先兮蚩尤鑄兵幾千年  
兮十日並出堯之間兮羿廼斃日事豈然兮常娥奔月

誰所傳兮豐隆騎雲為靈仙兮復開乘龍何因緣兮傳  
說託星安得宣兮夸父鄧林義亦艱兮尋木千里烏易  
論兮穆王周流往復旋兮河宗王母可與言兮青鳥所  
解路誠亶兮五色玉石出西偏兮崑崙之墟海此間兮  
去彼宗周萬二千兮山經古書亂編篇兮郭釋有兩未  
精堅兮上有剛氣道家言兮日月五星皆虛懸兮倒景  
去地出雲煙兮九地之下如有天兮土伯九約寧若先  
兮西方蓐收司金門兮北極禹強為常存兮帝之二女  
遊湘沅兮霄明燭光向焜煌兮太一司命鬼之元兮山  
鬼國殤為遊魂兮迦維羅衛道最尊兮黃金之身誰能  
原兮恒星不見頗可論兮其說彬炳多聖言兮六合之



內心常渾兮幽明詭性令智憐兮河圖洛書為信然兮  
孔甲豢龍古共傳兮禹時防風處隅山兮春秋長狄生  
何邊兮臨洮所見又何緣兮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  
之波為桑田兮山崩邑淪寧幾千兮石生土長必積年  
兮漢鑿昆明灰炭全兮魏開濟渠螺蚌堅兮白日再中  
誰使然兮北斗不見藏何間兮建章鳳闕神光連兮未  
央鐘簾生花鮮兮銅為兵器秦之前兮丈夫衣綵六國  
先兮周時女子出世間兮班君絲履遊太山兮人鬼之  
際有隱淪兮四海之外孰方圓兮沃沮肅鎮東北邊兮  
長臂兩面赤乘船兮東南倭國皆文身兮其外黑齒次  
裸民兮侏儒三尺並為鄰兮西北丁零又烏孫兮車師

月支種類繁兮馬蹄之國善騰奔兮西南烏弋及罽賓  
兮天竺于闐皆胡人兮條支安息西海滸兮人迹所極  
至大秦兮珊瑚明珠銅金銀兮琉璃瑪瑙來雜陳兮碑  
磔水精莫非真兮雄黃雌石出山垠兮青白蓮花被水  
濱兮宮殿樓觀並七珍兮窮陸溟海又有民兮長股深  
目豈君臣兮丈夫女子及二身兮結背反舌一臂人兮  
跂踵交脛與羽民兮不死之國皆何因兮茫茫造化理  
難循兮聖者不測况庸倫兮筆墨之暇為此文兮薄暮  
雷電聊以忘憂又示君子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設論上

解難

楊雄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好也美味期乎合口

工聲調

或作期

於此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眇指獨

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

矣而殊不寤實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

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閑言

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

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

至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翠虬絳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設論上  
解難  
楊雄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好也美味期乎合口  
工聲調或作期於此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眇指獨  
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群生歷覽者茲年  
矣而殊不寤實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  
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閑言  
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  
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  
至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翠虬絳



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  
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撒膠葛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  
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嶢嶢則不能淳滄  
雲而散敲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絲洛天地經以八  
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  
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  
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宵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  
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  
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  
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  
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掄六莖發簫韶詠九  
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  
衆鼓饜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婞  
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  
有遺言貴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達旨

崔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  
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  
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俯鉤深  
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顯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  
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  
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囊真抱景特立與士



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  
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  
軒冕以崇賢率悖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  
器於良材求鑿鄒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閣家  
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其人  
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胡為嚙嚙  
而又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  
其跌而失吾之度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二緒  
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  
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借與  
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

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僮飽或木茹  
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肯詞以干進  
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寤於王公或以漁父見非  
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  
疇咨之憂條垂蠹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  
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  
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摧及其策  
合道從克亂彌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之冶勒  
景囊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  
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  
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



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浮雲。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之，稀執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

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巖克捷於疆，禦范蠡錯或作借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栢，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



原襄見廉於壺殮宣孟收德於東腴吳札結信於丘木  
展季效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  
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應問

張衡

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  
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  
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  
必旌厥素爾外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  
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迹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  
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  
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賴雕飾爲好

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  
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文原之雖老  
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  
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  
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  
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  
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壺亦調其機而銛諸昔在  
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  
言以相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  
婁恨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  
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



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縣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美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值而不思沾身以微幸固貧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殮饌鋪不屑餐旌替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短褐而襲黼黻或委重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腫脹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迹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未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顛頭而申理之

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溷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絕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拆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臬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鼙鳴而鼉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



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 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鷄火棲寒冰互而龜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摭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一作舟而求劍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末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有雖有犀舟勁楫猶人涉印香

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惜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萍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蠹鼃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茲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群彼數子慙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



平柱史且韞積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  
敢告誠於知已

釋誨

蔡邕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  
之徒設以自通乃酌群言選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  
以戒勵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  
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  
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  
興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單

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  
高明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  
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  
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  
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  
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  
蒙賜盍亦回塗要路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  
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  
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  
之利而忘昭晷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  
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



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蒲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鄙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遽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

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而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組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泚泚庶類含甘允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紕鴻漸勿階振鷺克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儉稅讓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策筮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



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關  
子替御之族天隆其祐土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  
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踰其  
便逡巡放履不足以況其易矣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  
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  
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絜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  
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  
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  
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氣助乎近貴  
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膏之辜高受滅家之  
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見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

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踣而踏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  
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  
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  
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  
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  
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眺疾王肅則月側匿是以  
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  
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  
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



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  
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閻闐闐乘天衢擁華蓋而奉  
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  
也勲績不立予之幸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  
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  
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  
誘也汗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  
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軛倭氏興  
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臆取  
右於禽囚子父畢精於筋角欣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  
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

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  
子仰首降階怵恍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  
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  
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  
兮眇翩翩而獨征

抵疑

夏侯湛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  
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  
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  
揮翼初儀而受興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  
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



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菴龍蟠六  
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  
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  
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沈也且  
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  
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疑作明道之觀疑作觀也富於德  
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  
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咳唾  
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其飛  
騰之執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  
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巷守

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  
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  
賢也定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  
知之矣吾子所以褻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  
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黍在弊室敢布  
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  
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  
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  
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克乎士大夫之列  
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



顯舉進不能拔羣出羣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  
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  
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  
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  
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  
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  
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  
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  
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  
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疑作非  
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

境每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  
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  
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  
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克三臺之寺盈中  
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  
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  
白坐而論道者又克路盈竊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  
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克  
衛士之驟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  
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熱若燎原之煙彌天  
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入羽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蹙



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便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  
失評也僕因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  
志乎澗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  
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縣天賞以樂其成列九  
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  
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  
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  
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  
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  
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  
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

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  
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  
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  
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  
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  
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勲抵挾管仲蹉跎晏嬰其遠則  
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大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  
白冲虛仡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  
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躡躡鄙事  
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喻風  
飲露不食五穀登大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



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  
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  
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  
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  
爵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  
干成湯甯戚之迂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  
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  
厨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  
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  
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

鉛刀不能入泥騏驎驂駟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  
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  
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  
利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  
僕已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而僕已竭心思盡才學  
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  
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銜哉子不嫌僕德之  
不劬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  
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  
以微文傳說操策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  
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揚狂以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文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  
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仕懷柳惠三  
紉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願彷彿其清塵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廣文選卷第四十

設論下

釋譏

晉郤令先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  
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  
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  
身沒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  
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  
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  
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  
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于禍敗嗟道義之沈



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殮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腎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蓋亦緩衡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艷管闕筐舉守歎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

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爲戒孔聖以悅已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昧肇初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爵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星竒邪蠶動智巧萌生或飾真以讎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鏢鏢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復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



縮其澤人吊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  
榮潤夕爲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  
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  
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  
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  
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  
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  
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乎皚皚尚此忠  
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  
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  
耀靈陳冲質不末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

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歛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  
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  
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初祭幾皇  
道以輔真雖峙者未一僞者未合聖人垂戒蓋均無貧  
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  
濟濟備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  
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  
合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  
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  
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  
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羨亦進可而替



否故矇誦瞽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采於市間游童  
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  
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  
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  
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  
柳季之卑辱徧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  
充拙失不慘悻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  
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  
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  
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  
爲之斟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

商時陽肝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啓  
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我又何辭辭窮  
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  
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避叔躬之優游美疏氏之遐逝  
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齋欣環堵以恬媿免咎悔  
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汙滯仍未激而增憤  
肆中懷以告誓普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  
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弦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  
楚客潛寇以保荆雍門援琴而挾說韓哀秉轡而馳名  
盧敖翺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於  
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束子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哈含毫散藻  
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尚變通達者無  
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  
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  
以君子屈已伸道不耻于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  
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  
當康衢而咏白水一作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巖然山  
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亡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  
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  
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未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

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  
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  
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  
都而事博陸憑鷓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  
耀以驚沈鱗徒屈蟠於埽井眇天路而不遊學既積而  
自困夫何為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  
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誠悔遲而忘夫明盍之義  
務疾亦豈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  
日徒以曲畏為楷儒學自怪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  
蓬室豈若託身權戚馮執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  
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



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食蔬終身自匿哉東子曰居吾將  
導爾以君子之道論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  
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  
族翔林蠖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  
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  
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  
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  
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羣而耻  
爲七人之儔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  
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眴夫何權威之  
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光既開患端亦作朝

遊魏我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  
足以衛已過不可以預度是以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  
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  
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  
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  
整主無矯肆之怒臣無羗纓之請上下相安率禮從道  
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  
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  
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  
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  
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隣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



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  
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  
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何必笑孤竹  
之貧而羨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  
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  
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  
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鄭老於海隅  
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大虛爲輿玄鑑爲肆神遊莫競  
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  
夸者之所貪收躁者之所棄蕪聖籍之荒蕪總群言之  
至一企素履於丘園背纓綉而長逸請子課吾業於平

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應譏

陳琳

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  
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  
肆虐社稷隕傾旣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  
難耀茲武功徒使震擗山東剥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  
羣姦使已蒙噂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勲捐功棄力  
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  
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  
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  
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



得已也而况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  
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爲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  
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  
致力乎溝洫及至蕭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爲而天  
下晏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媮樂乎蓋以彼勞求斯逸也  
夫世治則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  
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則狂矣陳俎豆之噐  
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  
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旣喪妖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  
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滌朝姦清澄守職也旣乃  
卓爲封地幽鳩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  
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  
者義也今主君以寬弘爲守仁惠爲廬若地之載如天  
之燾故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旄之美  
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價也臨臺觀  
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虚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  
門廣諫路貴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  
不及求愆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  
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卜疑集

嵇康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踈闊方而不制廉而不  
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



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  
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  
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  
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  
所在若鳥之追鷺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  
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  
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旣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異  
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  
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  
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謹言帝庭不屈王公平將卑懦  
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得乎將

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  
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  
睨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  
追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  
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以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  
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在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  
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以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  
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  
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愴乎將慷慨以爲壯感  
槩以爲亮上千萬乘下凌刑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  
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芳



婉變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  
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為偶排擯共鯨令失所乎將  
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也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秦  
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為子  
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  
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為束縛而終  
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  
南子之神勇四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  
虎步慕為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  
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  
一當於明主絳灌作也而揚聲况今千龍並馳萬驥也

征紛紛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  
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下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  
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鑒乎  
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  
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客傲

郭璞

客傲郭生曰王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  
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蒼陰弱根於  
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臯  
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  
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



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攀驪龍之鬣撫翠禽  
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  
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  
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  
采皇運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  
之會逸翰爛若冥海之納奔濤不煩吞嗟之訪不假蒲  
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  
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驪驪軒髦祀梓競敷蘭蕙爭翹嚶  
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土巖無幽人  
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  
雲暈照水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願滄

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澤蚘  
蛾以不才陸稿蟒蛇以騰驚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  
三秀雖豔糜干麗采香惡乎芬賈惡在是以不塵不  
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音迹履而  
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  
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  
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鑿不以  
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  
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  
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蚊蚋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並  
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



於寒暑周旋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  
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阜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物化  
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羣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  
者必悶帶索之歡縱蹈而誅採薺籜壁而歎抱關戰機  
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  
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  
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平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  
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程叟遯形以倏忽吾  
不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釋勸論

晉皇甫謐上安

客曰蓋聞大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

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  
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才連利明若符契故上或同  
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涓  
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  
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  
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  
進德責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  
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  
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  
直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  
數合章未曜龍潛九泉磴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



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人主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遠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司命並臻饑不待飡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耽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虚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闥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叅叙彞倫存

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隣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群生寄生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



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  
刑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無常  
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劔感主文  
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鬪足之勢東郭劫於  
田榮顏闔耻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  
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  
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  
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  
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  
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  
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

一明一昧德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  
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有聘賢之  
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疲距唐李老寄迹於  
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憲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  
感尼父黔婁定市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  
於江岑君平因著以著道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  
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  
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  
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賓故能棄外觀之華  
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  
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



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  
余疾追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時而駭衆吾亦惟子  
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  
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  
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  
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  
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  
君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  
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對儒

曹毗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爲貴士以藏器爲俊麟以絕

迹標奇松以負霜

州儒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

州浮滄瀾而龍蟠

大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

顯神梁生適南越

以保慎性一作固能全真養和夷迹洞

潤陵冬揚芳披雪

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秀容奇

發幼齡翰披孺童

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

味道則理貫莊肆

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妻

舊排素薄而青葱

者矣何必以刑禮爲已任申韓爲宏

通既登東觀染史

筆文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

逸氣虛洞養素幽

豁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

鱗之龍不營練真

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炫

物扇塵教以自濛

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恭退不



居漆園之場出不躡胃城之衝游不踐縛約之室趨不  
希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蕢之量  
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  
鋒子若謂是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  
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  
何異執朽轡以御逸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  
勞府對羣物以耦然也父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賴賈生  
之才技竒山東玉映也天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  
見毀絳灌之口身離也狐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為實賓福  
萌禍胎朝敷榮華夕也踣塵埃未若澄虚心於玄圃蔭瑤  
林於蓬萊絕世事而也作一作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鯁者

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  
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  
不登闈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  
表是以迷麗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  
火林之蔚炎柯水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  
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  
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冒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  
實也今三明玄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長鮮道以  
才暢化隨理全故三典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  
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  
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黃蚪於慶雲招



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闈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  
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  
可踰晦朔螻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對  
以終篇

廣文選卷第四十

廣文選卷第四十一

序一

自序

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  
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  
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  
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  
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  
以傳劔論顯蒯聶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  
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



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斬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斬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印於殷漢之代楚印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夫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間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

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



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  
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與海內一統明  
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  
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  
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抽  
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  
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  
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  
夫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

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  
得守職萬事旣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  
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  
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  
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  
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  
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可宣盡其意且  
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  
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



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  
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  
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焉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  
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  
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維我  
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  
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

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  
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  
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  
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  
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  
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記  
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  
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  
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



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  
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  
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  
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  
在京師俟夫後世聖人君子

叙傳

班固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  
曹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櫟故名穀於櫟字  
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爲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  
因氏焉始皇之末班一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  
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

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一爲字者  
一生孺孺爲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  
回以茂材爲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爲郎積功勞至上  
河農都尉太司農奏課連最入爲左曹越騎校尉成帝  
之初女爲婕妤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  
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況生三子伯旂穉伯少受詩  
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貌甚  
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  
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旣通大義又  
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  
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統絳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



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  
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群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  
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  
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爲定襄太守定襄聞  
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  
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  
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陳伯  
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口是所望於父師  
矣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  
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  
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

親踈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  
風旣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  
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  
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  
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  
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  
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張  
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日  
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虐伯對曰書  
云廼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  
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



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注  
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  
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  
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  
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  
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  
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廼出放爲邊都  
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  
復來其能默虜上謝曰請合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  
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  
都尉與兩帥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

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止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  
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  
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游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  
賢良方正以對策爲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  
向校祕書每奏事游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  
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  
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游亦早卒有子  
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爲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  
季年立定陶王爲太子數遣中允請問近臣穉獨不敢  
答哀帝即位出穉爲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  
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游而弟畜穉好之卒也修總



麻賻賄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孫闕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闕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闕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

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以駁譏趙李亦無間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驕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旣



繫學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廼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

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sub>紀</sub>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輕擅朝廷能竊號<sub>匹</sub>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sub>餘</sub>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sub>而</sub>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嚙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疏<sub>矣</sub>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拊之時民復知漢乎旣感<sub>嚙</sub>言又愍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知隗囂終不寤廼避墜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sub>焉</sub>舉茂材爲徐令以病去官



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慄所如不合學不為人博而  
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  
之賦以致命遂志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  
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  
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  
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  
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春秋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  
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  
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  
上下洽通為春秋考記志傳凡百篇

戰國策序

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  
書餘卷錯亂相糅舛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  
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  
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  
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  
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  
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  
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叙青書可繕  
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  
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  
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



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  
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紀綱尚明及  
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  
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  
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  
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  
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  
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禮讓  
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  
國者既没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  
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

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  
非勢不行仲尼既没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  
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  
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  
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  
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  
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  
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  
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  
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  
得施設有謀而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



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  
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  
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  
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  
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擯昔秦秦人  
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  
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  
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  
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  
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  
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

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  
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  
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踈化道淺薄綱紀壞敗  
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  
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  
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  
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  
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特而爲謀故其扶急  
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  
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



安易亡為存亦皆可喜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  
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漢紀序

漢荀悅 仲豫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  
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亦惟厥後末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  
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  
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  
損其業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  
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末惟祖宗之洪業思  
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  
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  
前明王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人物志序

劉孔才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  
知人誠智則衆財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  
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叙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  
業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  
之材皆所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則並受名  
譽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庸二八為功湯以  
拔有莘之賢為名文王以舉涓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  
聖人顯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是



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循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衆材以辨三等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尚德以勸庶幾之論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慳慳而無信以明偽似之難保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風俗通序

應劭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殺亂莫知所從漢興與儒者競復此誼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折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謠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官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  
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轡軒之使求  
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  
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  
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乃法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  
雅之闕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  
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  
啓之耳昔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大  
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  
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云浮淺

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宜於今  
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禹貢九州地域圖序

裴秀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垂象立制而賴其用三代置  
其官使掌其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  
今祕書既無古今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秦圖書惟有  
漢氏所畫輿地及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  
亦不備載名山大川其所載列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  
或稱外荒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  
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咀文皇帝乃命有司撰  
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



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河川流  
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  
阡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今制地  
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  
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  
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六者各因地而制形  
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  
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  
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  
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  
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後  
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準望徑路之實定  
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  
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  
而定者準望之法旣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



廣文選卷第四十二

序二

穀梁傳序

晉范甯 武子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  
 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  
 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  
 鬼神為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  
 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  
 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  
 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  
 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



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  
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  
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  
道盡矣孔子視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  
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  
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時  
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  
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頽綱以繼  
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  
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伸義之所抑雖

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  
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借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  
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  
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  
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  
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入為尊祖莊公不納子糾為內  
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一門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  
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  
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  
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



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毋 何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  
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 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  
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  
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但 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  
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 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  
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 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  
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 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  
故有父子異同之倫石渠分 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  
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 主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  
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 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  
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 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

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  
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  
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  
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  
學不經師匹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  
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  
傳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大山其頽匍匐基次死  
亡無日日月逾邁鼓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  
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  
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  
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家語序

漢王子雍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  
 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  
 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  
 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浚  
 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  
 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  
 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  
 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  
 而為枝葉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  
 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

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  
 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  
 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  
 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  
 者或各以意增損其意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  
 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  
 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  
 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典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  
 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  
 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  
 相次撰集為四十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



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自己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 爾雅序

郭璞二首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辯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搗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旣辯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樗味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

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群言剟其瑕礫舉其蕭稂事有隱帶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法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 方言序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沉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鑿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



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垂途而同致辨  
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冷見之奇書不刊  
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為之解觸事廣之  
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琬琰之瑕俾後  
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爾

莊子序

晉郭象子玄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  
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  
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  
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  
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宜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

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  
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  
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  
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  
遣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倡狂妄行而蹈其  
大方含哺而熙一作嬉平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  
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  
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  
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  
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  
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



之庭矣雖復會森多之人躁進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  
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  
遠情而玩末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  
者也

蘭亭序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  
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  
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  
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

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  
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  
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  
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  
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因知一死生為虛  
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  
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  
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四體書勢序

晉衛恒 巨山



昔在黃帝創創造物有沮誥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今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也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爲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

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說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自秦壞古



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  
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  
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  
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  
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  
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  
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二篆諸山及銅人銘  
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  
鄲淳師焉畧究其妙常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  
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

不如淳也秦既用篆秦

或作奏

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

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  
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  
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  
讎酒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  
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  
宜官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  
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  
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  
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漢興而有草



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  
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  
其得筆勢而結字小踈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  
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  
必爲楷則號忿忿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尤寶其  
書常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  
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  
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  
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仲  
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  
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後漢書註補志序

漢劉昭宣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  
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  
秘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志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  
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紀先有  
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  
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已詳承洽伯  
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駢冠章車服贍列  
於是應譙續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  
曆之篇仍乎洪邕所撰車服之本則依董蔡所立儀祀  
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



王者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畧備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  
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  
後之名史弗能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  
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輟亂亡典則借泯雅言  
遂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  
求加文藝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末嘉圖籍  
焚喪塵消烟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為東漢之故  
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序或  
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  
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  
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

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以助其間成  
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自就  
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寫龔  
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  
群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  
車服為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歷郡國必依往  
式曄遺書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  
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層臺雲構所缺過  
乎棖楠為山霞高不終踰乎壘鬱絕斯作吁可痛哉  
徒懷纘緝理慙鈎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  
同博遠及其所植微待論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求



於齊工孰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  
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  
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  
隅未覲兼鍾律之妙素指校讐參曆算之徵有慙證辨  
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畧時或有見頗  
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  
有疏漏諒不足謂

史記集解序

漢裴駙龍駒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  
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  
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牴牾亦其所涉獵

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溯三千年載間斯已勤矣  
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  
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  
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  
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駟以爲固之所言世稱  
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  
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實之  
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貿真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  
徐廣研核衆本爲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  
發明而殊恨畧聊以遇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



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  
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  
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  
有所裨補譬譬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  
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  
氏所謂疏畧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  
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無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  
賢無所用心而已

陶淵明集序

梁蕭統 昭明太子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  
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

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  
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奇遇謂之逆旅  
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  
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  
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旣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  
之難量亦慶吊之相及智者聖人居之甚寢薄冰愚夫  
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王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  
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  
貨海東之藥草或紉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鴦豈競鳶鷂  
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挂至于常寧喜之倫蘇  
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



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饗餐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沉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璿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具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匠爲

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文心雕龍序

劉彦和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鐫成體豈取騷爽羣言雕龍也夫宇宙懸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



已歲月飄忽性或作聖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  
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  
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其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  
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  
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  
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  
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  
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  
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  
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  
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繁悅離本彌其將

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  
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  
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  
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  
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  
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  
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  
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  
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  
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  
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圍別區



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  
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摘神性  
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贊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招悵  
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  
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  
而已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群言爲難雖或輕采毛髮  
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  
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  
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  
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  
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

在鉞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旣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  
彼觀

志序

沈約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  
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抗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  
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  
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剏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  
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或作流遂廣律曆  
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  
平準之稱董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  
孟軻之書用斤食貨劉向鴻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畧儒



墨墨異部朱鞞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並因仍以爲三志而禮樂疏簡所遺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二天之說渾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畧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害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豐潦滴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漑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

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摠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政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槩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饒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饒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未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饒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



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  
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  
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  
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  
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英音窺窺  
不作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  
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鳥  
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  
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猶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  
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  
闕地里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

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  
之上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  
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上遺氓播  
徙江外幽并冀雝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  
裹足奉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作鴻  
鳩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旣而  
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  
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  
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  
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  
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註悉皆推討隨條辨



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為易  
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  
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猶班固馬遷共為  
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  
焉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雖斟  
酌前史備覩妍媸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入毫握簡  
杼軸忘食終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繼度為後之君  
子削藁而已焉

記廣

東封泰山碑記

漢光武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

秩於山川班于群神遂觀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  
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  
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昔在帝堯聰明密微  
讓與舜氏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  
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  
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  
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無百里屯聚往往  
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烟無鷄鳴狗吠之聲皇天眷顧  
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  
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  
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



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  
三帛二生一死贊吏各脩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  
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  
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  
圖雜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  
承靈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  
師士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  
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興不能明經文以章  
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應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  
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右泰山道十日曾遣宗室諸劉  
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日  
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  
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  
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人黃門郎百  
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雜中小侯齋城外汶  
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  
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  
觀治石石二放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



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俊也石壁窄條如無道徑通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

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石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邃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擗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比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腳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



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  
比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  
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  
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  
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醮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  
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跪  
拜置梨棗錢千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者鷄  
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  
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  
盤中有玉龜山南脇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  
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前則先知蹈有  
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 修西嶽廟記

山經曰秦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  
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祀三公者以其能興雲雨產萬  
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歷數親自巡  
省設五畝之奠柴燎煙致敬神祇又用昭明百穀繁殖  
黎民時雍鳥獸率舞鳳凰來儀暨夏殷周末之有改也  
其德休明則有禎祥荒淫臊穢篤災必降秦遠其典璧  
遺鄗池二世以亡高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奕世  
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禎凶更率舊  
章敢用玄牲牲檢必克天惟醇祐萬圖以康光和二年



有漢元舅五侯之胃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承考讓國家于河南究職州郡辟公府除防東長中都令誅強競撫瘠民二鄙以清命守斯邦威隆秋霜恩踰冬日景化既宣由復夕惕惟窺祿之報順民之則孟冬十月齊祀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卑廟舍舊久墻屋傾亞世室不脩春秋作譏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黨以漸補治設中外館圖珍奇畫恠獸嶽瀆之精所出禎秀役不干時而功已著暨勞久逸神末有憑自古太山邱邑猶存五嶽尊同哀此勤民獨不賴福乃土復十里內工商農賦克厭帝心嘉瑞仍畲風雨應起載潤品物君舉必書况乃盛德惠及神人可無述焉於是功曹郭

敏主簿魏襲戶曹史許禮等遂刊玄石銘勒鴻勛垂曜靈軫存有昭識其辭曰二儀剖判清濁始分陽凝成山陰積爲川泰氣推否洪波況臻堯命伯禹決江開汶川靈既定恩覆兆民乃刊祀典辨于群神因瀆祭地嶽以配天世主遵循永享歷年赤銳煌煌受茲介福京夏密清殊俗賓服今問不違可謂至德德音孔昭實惟我后出自中興大漢之舅本枝惟百延慶長久俾守西嶽達奉神祀改傳飾廟靈則有攸齊降瑞畲祚景風凱悌惟風及雨成我黍稷穡民用章建义屋宇刊銘記誦克配梁甫

淮瀆廟記

王延壽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處正  
好禮尊神敬祀以淮水出平氏始於太復潛行地中見  
于陽口止廟祠伯春秋崇奉災異告愬水旱請求位  
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甲郡守奉祀齊潔  
沈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行承事簡略  
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獄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  
祭常若神在若淮則大聖親之桐栢奉建廟祀崎嶇逼  
狹開拓神門立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  
整齊傳館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高峻祇  
慎慶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沉爲民祚福靈其  
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芬黎庶賴

社民用作頌其詞曰泫泫淮水聖禹所導湯湯其逝惟  
海是造䟽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仁而能武晝夜  
不舍明哲所取寔爲四瀆與河合矩烈烈明府如古之  
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廢弛匪功匪力災異以興  
陰陽以忒陟彼高崗臻茲廟側肅肅其敬靈其降福雍  
雍其和民用悅服穰穰其慶年穀登殖望君輿馬扶老  
携息慕君塵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賜思君罔極于胥樂  
兮傳于萬億

黃陵廟記 節文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卻計事善  
之於是情好日密相訪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



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嶺峴列  
作三峯平治涿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  
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峯巒如  
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  
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  
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  
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  
江不事鬻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  
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

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  
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  
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  
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  
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  
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  
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  
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  
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  
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



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廣文選卷第四十二

廣文選卷第四十二  
頌上

山川頌

董仲舒

山則龍從蟲雜鬼雌隤巍久不崩地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積貌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澗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鑿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唯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瞻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



泫泫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  
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  
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  
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  
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  
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此之謂也

北征頌

班固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  
揅言國之所倚如扶揅之有依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  
規卓遠圖幽宜親率戎士巡撫疆城勒邊御之末設奮

輜櫓之遠徑閔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不庭乃揔三選  
簡虎校勒部隊明誓號援謀夫於末言察武毅於俎豆  
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於仄陋料資器使采用先務民  
儀響慕群英影附羗戎相率東胡爭驚不召而集未令  
而諭於是雷震九原電耀高闕金光鏡野武旗督蜺衝  
鷄鹿超黃磧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颺疾踵蹊迹探梗  
莽採嶮阨斷温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流霰落名王交  
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鋒鏃干鹵甲冑積象如丘阜陳闕  
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散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揣城拔邑  
擒馘之倡九谷謠諺音參相怒使也響聒東夷埃塵戎域然而  
唱呼鬱憤未逞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算何



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溫澤同庖厨之珍饌  
分列室之織帛勞不御輿寒不施禪音亦衣行無偏勤  
止無兼役性蒙識而復戾順貳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涿  
邪跨祈連籍庭蹈就疆獨靖嶺一作嶺嶺一作嶺嶺一作嶺  
河臨安候軼焉居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職伊秩之所  
邈師橫驚而庶御士怫惛以爭先回萬里而風騰劉殘  
寇於沂垠糧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  
教斫鴻校而昭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  
鈞之攸冒拓畿略之所順橐弓鏃而戢戈回雙麾以東  
運於是封燕然以隆高檀廣鞬以弘曠銘靈陶以勒崇  
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軻泰幽嘉凝陰飛雪灑

庶其雨麗淋榛枯一握嘉卉始濃土膏令養四行分任  
於是三軍稱曰疊疊將軍克廣德心洸洸神武弘昭德  
音超兮首天潛眇兮與神參

東巡頌

傅毅

伊漢中興三葉於皇維烈允迪厥倫纘王命胤漢興矩  
坤度以範物規乾則以陶鈞於是考上帝以質中摠列  
宿於北辰開太微敞禁庭延儒林以諮詢代嶽之事干  
時典司耆耇載華抱實徵爾而造曰盛乎大漢既重雍  
而襲熙代增其德唯斯嶽禮久而不脩此神人之所慶  
幸海內之所想思頌有喬山之征典有徂嶽之巡時邁  
其邦人斯攸勤不亦宜哉乃命太僕馴六轡閑路馬戒



師徒於是乘輿登天靈之威路駕太一之象車升九龍  
之華旗建掃霓之旌旄哀胡者之玄老聘東作之上游  
賞孝行之駿農

東巡頌

蔡邕 三首

竊見巡狩代宗柴望山虞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  
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  
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  
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不列讜六龍較五路齊百僚陶素  
質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也  
服而東巡

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  
畢降夫豈后德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  
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脩仁履  
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  
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兎擾馴以昭其仁木  
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  
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  
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嚴嚴我考莅之以莊增崇  
不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  
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神不可誣  
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會靈既以為已華惟



予小子豈不是欲千有先功匪榮伊辱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十職一曰農生民之本於是乎  
出豐殖財用於是在陽陵縣東厥地汙泥嘉穀不殖  
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恤民隱乃命立新渠曩之毒  
田化為甘壤相與謳談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闕之我有清澗莫有達之田疇斥鹵莫  
修莫治飢饉困瘁莫恤莫思

廣成頌

馬融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  
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

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人有六府五藏

願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曼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

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

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危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

薄荒棄禁苑廢苑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

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

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

錯稀有曠絕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

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

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

宜幸廣成覽原際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



庶百姓復翹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  
疆畔以迎和氣昭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  
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  
陋鄙薄臣不足觀省

臣聞昔命師於韃藏囊藏偃伯師節也於靈臺或人嘉而

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天常金華之作昏明也自  
黃炎之前傳道固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鄆  
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園草樂奏騶虞  
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  
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坳場昭字恢昭曠蕩貌  
夔勿罔寥豁鬱決騁理千里天與地奔於是周法環瀆

右轡二塗左概高嶽回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濞音

以榮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音磴音鏘音鏘音唯

隆兮槃回嶮峻錯雀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耀

焜于其陂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茶此葦芸音菹音

昌本深蒲芝蒨董苦蕘荷芋渠桂荏鳥葵格菲苴于其

殖物則玄林包竹籓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

栝栢柅柳楓楊豐彤對蔚金頤慘爽音翕習春風含津吐

榮鋪于布獲唯音蘼音熒音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慝害作

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綱頰八紘擊

歛九藪之動物綴橐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

敦音雲移群鳴膠膠鄙駭譟音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



首人策亂陳子籌昏於是營圍恢廓充斥川谷音學音羅

置也兔羅羅彌綸阮澤阜牢陵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

甲乙相伍戊巳為堅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鑿

之金路六天子五路駕六馬驕驟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

鳶之脩幢竿曳長庚之飛鬢載日月之大常棲招搖與

玄戈注枉矢於天狼俱星名羽毛紛其影音馳揚金燄而

拖玉瓊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旒慘其如林

錯五色以擣光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雋良司徒勒

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鑿鼓撞華鐘獵徒

縱赴榛叢微燼霍奕別務鴛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外紛

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凶磕隱訇音黃塵勃潏闐

若霧昏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匿羽昧僇狡課才勁勇

程氣狗馬角逐鷹鷂競鷲驍騎旁伏匹輕車橫厲相與陸

梁聿皇於中原紉繫也猓踧縱特肩音完音抵音搗介獬散毛

族楛羽群然音後飛鋌電激流矢雨隊各指所實不期俱

殪竄伏音擗音輪音發作梧轡殺及音緒音擊頭音陷顛碎獸不

得音彖音禽不得督音或夷由末殊音顛音猓音顛音顛音顛音顛音顛音

蟬音充音衢塞隧葩華沛布不可勝計若夫鷲獸毅蟲倨

牙黔口大凶耀音後緼巡歐紆音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

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剗刺裸程袒音禡音櫛音柎音槎音諸

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兇音獬音能音祛音封音狝

或輕訛越悍度疏音婁領犯歷音高音繇音陵音喬音松音履音脩音備



踔躡枝杪標端尾蒼雖倚玄猿木產盡萬屬單罕罔合  
部晉增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位相保各有分  
局短溶同飛流織羅絡縠禱遊雉群驚辰鳧輩作翬然  
雲起雲爾電落爾乃藐觀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  
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大潢導鬼區徑神  
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蚺祥捐除罔兩拂游光枷  
天狗緹繫犢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籞音  
川衡澤虞矢魚陳魯茲飛依宿沙田開古蠶音暈同  
終葵也楊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泚潛鱗踵介鱗屬旅也  
逆獵湍瀨濟薄汾橈木入淪滅潭淵左擎夔龍右提蛟  
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龜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

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岷嶽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  
於獵者效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  
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  
蒲柳被以綠莎瀟瀟沆沆錯紛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  
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壺涿人驅水蠱逐罔螭滅  
短狐也籍也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舫舟張雲帆施蜺幃  
靡颼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相靈下  
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鷗鷺鷓鴣鸞鷲鷺鷥鷓乃安  
斯寢戢翮其涯魴鱣鱒鯉鱠樂我純德騰踊相  
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然猶詠歌於  
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



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牲班禽於礪賜犒功群師  
疊伍伯校千重山壘樽也常滿房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  
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鐘鳴既觴若乃陽  
阿哀斐之晉制闡電華羽之南音所以動蕩凶臆發明  
耳目䟽越蘊愾駭恫底伏錚錚鎗鎗奏于農郊大路之  
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  
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  
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  
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  
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  
槃虞之佃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聳昏不聞雷霆之震于

今十一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

官常山質要

美券也

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嘉岐

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介  
特之實功聘猷畝之群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藪

歷思河澤日晒鼎俎耳聽康衢管傳說於疋肩靡求伊尹

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聽竇戚於大車俾之昌言而宏

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巋端遂棲鳳凰

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雉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

求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

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封千億之子孫

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北轅及沛至自新城昔伊闕



反洛京

河清頌

鮑照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  
義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  
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  
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文嶺爰定祥曆魚鳥動  
色禾稚興讓皆物不盈實而美溢金石頌聲為之而寢  
詩人於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承天命也仰應  
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闡帝寶絜爛瑰英固以業  
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有四載  
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半天成含生阜熙文同軌通表

裏釐福曜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夷貊懷惠秩禮  
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邸之粟約違迫脅奢  
去甚泰讌無田飲賦不般樂物色異人優游鯁直顯靡  
失心幽無怨魄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仗斧之使  
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舉之事靈怪不名或作而自  
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析冀馬南金  
填委內府馴象棲爵文羅外苑阿統纂組之饒衣覆宗  
國魚鹽杞梓之利傍瞻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  
宏麗崇冠三川閭閻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  
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  
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



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畝宜以竭薦郊廟  
和協律呂煙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  
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明之既推  
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  
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僊頌於外坐朝陪宴之  
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既有日矣歲宮乾  
維月邇蒼陸長河已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  
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  
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  
之矣子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夫四百五

帝樹登長世大寶也澤及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  
裁樂悖風遷俗文教也吐蕃羯黠東賴象闕武功也鳴  
禽躍魚條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  
此幽明同贊民祗與能必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實則之  
皇哉唐哉疇與為侶抑八閩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  
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  
躋命潤色滕芳盛德形於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  
吉甫之徒鳴玉鑿於前代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馳  
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路故班固稱漢成之世奏  
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成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廼  
臣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不勉乎乃



作頌曰窺刊崩石掃逸成  
大年瞻學淵聞鞏繡成且  
河亘古通今明鮮晦多之  
揆景方塗凌周躡殷蹶而  
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工  
八垌朔南暨教海北騰聲  
宋玄圭告成大明方徽進  
謀從策協神與民推黃旌  
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冕龍  
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  
膳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

竹巢風寂寥義埃綿邈鉅生  
粉績顯軒徒翫井科未覩天  
齡一見書史登歌旋我皇駕  
如彼七緯累璧重珠高  
地再鑄群生帝御三傑龍步  
休格高浹遐洞宜冕鼎遷  
中微聖命誰堪皇曆攸歸  
吹紫蓋東輝納瑞螭王升  
止位北辰垂拱南面天下  
但通變一物有違感言毀  
彌光損道滋益孝崇饗祀

動隆耕籍饘耐秋羊封墜春啓嬰耄兼梁鰥孤重帛體  
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鬯風宣分衢讓齒折訟  
推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柔武節焱鷲文憲精  
弘戎容犀利樞鈴明審程護周備吏礪平端民羞幸覲  
桴鼓凝埃烽驛垂纒銷我長兵歸為農器閩外水鄉郭  
表炎國隴首西南勃尾東北赭赭嶺丹渾渾泉黑移琛  
雲勉轉隼叩夔狼歌薦功鳥譚陳德治博化光民阜財  
盛斑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麗植雕質  
蠢行藻性仁草晨享德宿宵映海無隱颺山有黃落牛  
羊內首閭戶外拓端木朋生祥禽葦作薰風蕩闈飴露  
流閣器範神妙劑調象藥匪直也斯偉慶芳溱注彼四



瀆媚此雙川伏靈遙紀闕貺遐年澄波 嶽鏡流峯山  
泉室凝澱水府清涓俛瞰夷都降眡驪淵朱宮潛耀紫  
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迺溢迺竭或殪或亡潔源  
濫壑曾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實鍾我皇  
聞諸師說天竦聽密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矧是皇心  
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戶 人術訂暮布簡絲言盈室穠  
有綿祀清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靈根方固修源  
重波副睿貳哲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垂光九  
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槃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  
泰階旣平洪河旣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  
父濯纓臣照作頌鋪德樹聲



